

22

夢回星移——茅盾晚年生活見聞

葉子銘◎著

茅盾研究
八十年書系

錢振綱·鍾桂松◎主編



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

茅盾研究
八十年書系



錢振綱·鍾桂松◎主編

葉子銘◎著

22

夢回星移
——茅盾晚年生活見聞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夢回星移——茅盾晚年生活見聞／葉子銘 著——初版——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4〔民103〕

序 8+ 目 2+232 面；19×26 公分

（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；第 22 冊）

ISBN：978-986-322-712-0（精裝）

1. 沈德鴻 2. 傳記

820.908

103010305

中國茅盾研究會《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》編委會

主 編：錢振綱 鍾桂松

副主編：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

特邀顧問：

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

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

ISBN-978-986-322-712-0



9 789863 227120

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

第二二冊

ISBN：978-986-322-712-0

夢回星移——茅盾晚年生活見聞

本書據南京大學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重印

作 者 葉子銘

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副總編輯 楊嘉樂

編 輯 許郁翎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社 長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 / 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hml810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4 年 7 月

定 價 6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120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夢回星移
——茅盾晚年生活見聞

葉子銘 著

作者簡介

葉子銘（1935.1～2005.10）福建泉州人。1957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。1959年研究生肄業留校任教。文革後，被南大中文系民主選舉為系主任，這在全國也是唯一的。歷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、研究生院副院長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。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、第四屆學科評議組召集人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副會長、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、《茅盾全集》編輯室主任等。被國家人事部授予「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」稱號，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。

他先後從事中國古代文學、文藝理論、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。主要學術著作有《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》、《茅盾漫評》、《夢回星移》、《葉子銘文學論文集》、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（主編）。編撰《茅盾論創作》、《茅盾文藝雜論集》、《以群文藝論文集》、《茅盾自傳》、《沈雁冰譯文集》，主持高校文科教材《文學的基本原理》的修訂和40卷本《茅盾全集》的編輯審定工作。

提 要

全書以作者與茅盾的交往為線索，著重記述文革期間及文革之後，茅盾晚年的處境、心態與生活、寫作情況，其中許多第一手材料是作者直接訪問茅盾的兒子韋韜、兒媳陳小曼，以及照料茅盾晚年生活的人所得，材料翔實可信，是茅盾晚年生活的真實記錄。

此書還收有關於《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》一書的寫作初衷及修訂再版情況；《茅盾論創作》、《茅盾文藝雜論集》兩書的編選出版情況；文革後，作者七次訪問茅盾的談話記錄，這裏有文壇往事、革命的風雲變幻和創作經歷回憶等等；還有茅盾故居歷次的變遷。所有這些，都極具史料價值，是繼續研究茅盾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珍貴材料。

夢——代序

(一)

在初春的一個夜晚，時過子夜，萬籟俱寂，濃重的夜色，照例給人間舖下一條從現實通向夢鄉的路。朦朧之中，我彷彿飄浮在半空，沿著這條夜路彳亍前行，突然，前面傳來一聲斷喝，刺破了夜空：

「咄！你又想在世人面前樹立一座偶像嗎？」

我抬頭一看，茫茫夜空中有一個碩大的身影，然瞧不清眼臉，只見他手持一根黧黑的大棒，橫斷了去路。我正想申辯，倏忽間，黑影一躍而起，掄起大棒，只聽得嘩啦啦一陣聲響。我睜大眼睛一看，透過夜色，離我不遠的地方，似乎有一座閃光的雕像被砸碎了，然那些零散的碎片，依然在茫茫的夜色中發出耀眼的光芒。我邁步前行，正想撿起那些碎片，猛然間頭部挨了沉重的一擊，隨後耳際傳來一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聲——哈！哈！哈！

.....

我躍然而起，睜大朦朧的雙眼，四周環顧，只見：床頭的燈還亮著，對面兩幅茅盾先生晚年題贈的條幅，依舊安然懸掛在潔白的牆上。其中《題〈紅樓夢〉畫冊·贈梅》一幅，在燈光下特別耀眼；幾行秀挺峻拔的墨迹，一下子吸引住我的注意力：

無端春色來天地，
檻外何人輕叩門。
坐破蒲團終徹悟，
紅梅折罷暗銷魂。

哦，原來我做了一個夢。不過，並非紅樓艷夢，而是人間惡夢！幾天來回顧與茅盾先生交往的舊事，百感交集，夜不能寐，今晚進入夢鄉，實非偶然。此時此刻，我的睡意頓消，索性披衣起坐，夢中的情景，尚在腦海裡盤旋，然對面牆上那幅「無端春色」的墨迹，更發人深思。這是茅公逝世前幾個月題贈給我的一件珍貴的紀念品，吟唱的是《紅樓夢》裡妙玉思春的故事，它本同我剛才所做的夢毫無關係。奇怪的是，此刻我卻從這富有哲理性的詩句中，悟出了別一番深意：人生在世，對於真理、事業和美好的事物，都應執著地去追求，認真地去探索，不應被惡夢、怪夢式的現實——人生的惡勢力所嚇退。想到這裡，我頓生妙想，何不借茅公詩句，稍加改作，聊志今夜之夢，作為奉獻給讀者的一曲心音，也作為這本書的一個引子。諒茅公在九天之上，不致責怪吧。詩曰：

有道春色來天地，
風雨年華重叩門。
坐破書齋終徹悟，
紅梅欲折莫失魂。

（二）

出夢之後，興猶未盡，免不了浮想聯翩，又細細琢磨起我那惡夢的由頭來了。

常言道：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」。夢，古已有之，人皆有之。但有各式各樣的夢，如美夢、醜夢、惡夢、怪夢、驚心動魄的夢，雜亂無章的夢……。然不管是什麼樣的夢，都是人生經歷與人的複雜心理活動在夜幕上的折光，是現實生活的曲折的、以至錯亂的影像。我所做的夢也不例外。它是一個真正的夢，然而又似夢非夢。

說來已是幾年前的事了。大約是 1981 年 3 月 27 日茅盾同志逝世後不久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強、廖宗宣同志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黃仁沛同志，先後代表出版社約我撰寫《茅盾傳》和記述與茅公交往的文學性回憶文字。起先，我遲遲不敢答應，這倒不是三十多年前我的那本《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》的書，在十年浩劫中給我招來莫大的麻煩，換得一頂「為三十年代文藝黑線的祖師爺樹碑立傳」的大帽子，變成我跨進「黑幫」「勞改隊」的一張入門券，現雖事過境遷，仍心有餘悸。因為，經歷了十年惡夢，我也增長了見識，沉

且惡夢已破，魔鬼已被打回地獄，春天又降臨了神州大地。那麼，是什麼原因，使我遲遲不敢答應呢？不是別的，而是自知對這位在刀光劍影、風雨雷電的歷史環境中馳騁、奮鬥了六十餘年，爲我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卓越貢獻的一代大師，我的瞭解、研究還十分有限。再就我同茅公的交往而言，在前輩之中、同時代人之中，同茅公的關係比我更密切、瞭解更深的，還大有人在。我深恐自己的能力、水平和一支笨拙的筆，難以勝任這項任務，加上幾年來繁忙的工作，也使我沒有充裕的時間坐下來彌補這一缺陷。然而這種理由，都阻擋不住熱心的編輯同志的不斷催索，甚至被一些朋友視爲畏難情緒與缺乏勇氣的表現。這下可就擊中了我的痛處。1956年，當我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普通大學生時，憑著一股初生牛犢的勇氣和獻身祖國文學事業的滿腔熱情，我叩起了茅盾研究的門，並開始同年已花甲的茅公結下不解之緣。如今，經歷了一番風吹雨打，難道當年的勇氣真的消磨殆盡了嗎？再說，十年浩劫之後，我又有幸多次登門親聆茅公的教誨，多次得到他的親筆回信和題贈，耳聞目睹這位年逾八旬的長者生活、工作的情景，也得知他在十年動亂歲月中的種種遭遇。茅公逝世以後，我在主持《茅盾全集》編輯室工作的過程中，又接觸了大量的材料，特別是在韋韜同志的支持下翻閱了六十餘冊珍貴的《茅盾日記》，對他晚年的生活與寫作情況，有了更多的瞭解。如果，我把自己的所見、所知、所聞，形之筆端，公之於世，爲世人留下一頁真實記錄，難道不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嗎？說真的，我自以爲已心無餘悸，實際上那根大棒的陰影，沒準還躲在我大腦皮層的某個角落裡。終於，我答應了下來，但在交稿的期限上，要求給予寬容，並蒙兩位好心的編輯欣然應允。

遺憾的是，幾年過去了，學校裡的份內工作和紛至沓來的雜務，加上四十卷本《茅盾全集》的上馬，使我奔波於京寧道上，窮於應付，僅剩的一點兒業餘時間，已被擠成零零碎碎的邊角料。我的諾言尚未兌現，流水般的歲日，又把我帶到了1986年的初春。實在不能再拖了！我決心排除一切干擾，趁放寒假的機會，清還欠債。《茅盾傳》的工程太大，還是先從我與茅公的交往寫起吧！實際上，去年已考慮了一個大綱，也斷斷續續寫了點東西。有些年長日久記憶不清的事實，特別是關於茅公晚年的生活、工作情況和文革中的遭遇，我也曾找韋韜、小曼同志及茅公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核實、瞭解過，並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和幫助。但工作一開始，近三十年來的往事，就紛呈雜錯地浮現於腦際，不知該從何處落筆是好。每當夜深人靜，我展紙提筆，就陷入往事的沉思，最後只好離開一疊稿紙，擁被假寐，尋求神來之筆。想

不到今晚竟走入夢鄉，而且得到的竟是一場惡夢，細細琢磨，這大約是回憶往事，總免不了要攪動歷史的沉渣吧，連躲在我大腦深處的那團陰影，也闖將出來了！想到這裡，我頓開茅塞！夢中的碩大身影與那根阻人前進的大棒，不是給了我很好的啓示嗎？回憶過去，應該忠實於歷史，不應躲躲閃閃，不應塗脂抹粉，更不能被新的歷史的因襲重負，拖住前進的步伐。

有道是「萬事開頭難」，幾天來苦思冥想的一個難題，在一場惡夢的啓示中竟意想不到地解決了。於是乎，我躍然起坐，展紙提筆，這本回憶性的書，就從說夢開始吧！雖然，此刻窗外霞光萬道，朝陽已經叩開神州大地千家萬戶的大門了！

（三）

我反覆思忖夢中的那聲斷喝。

這種聲音太熟悉了！記憶的翅膀，又把我帶到 1966 年夏天開始的那個狂熱而混亂的年代裡。當時，一面是到處響徹砸爛各種「偶像」的狂叫聲，名稱多種多樣，範圍十分廣泛，從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、藝術家到學者名流，從活著的、死去的一直波及到寺廟古迹、家藏戶供的「偶像」，不論是泥塑、木雕、銅鑄、瓷製、石造的，皆在打倒、砸爛之列，喝聲四起，響徹華夏。另一方面，一種虔誠的、狂熱的聲浪，同樣響遍神州的一切角落，竭盡全力地「大樹特樹」至高無上的偶像。我在一片不協調的聲浪中，被推到一種很奇特的位置上：一方面因茅盾被列為「祖師爺」式的「偶像」而受到株連，耳鼓裡灌滿叱喝聲，一度忙於低頭檢討，「狠觸靈魂」；另一方面，也一度誠惶誠恐地加入「早請示」、「晚匯報」的行列。究竟什麼是「偶像」和偶像崇拜？我一時實在弄不明白，不過，腦海深處不時閃現出一個大的「？」來。後來，四人幫的「大樹特樹」受到批判，偶像問題似乎解決了，也似乎沒有解決。八十年代以來，茅盾研究工作重新獲得重大的進展，但近幾年來，我又隱隱約約地聽到另一種反對樹立偶像的叱喝聲。今晚夢中的那種嚇人的斷喝聲，無疑是歷史的沉渣在我潛意識裡的泛起，它倒引起我的深思：將要奉獻在世人面前的這本回憶性的書，應該寫什麼？怎麼寫呢？在我的心目中，茅盾既是一代文豪巨匠，也是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者，同樣也是個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、「七情六欲」的常人，而不是一座偶像。在開始我的敘述之前，倒想首先就這個問題，發一點議論。

偶像者，木偶式的造像也。它雖五官俱全，靈光罩頂，卻不動不響、不吃不屙、不哭不笑、不睡不醒、不死不活，僅供人頂禮膜拜，實非人也。在歷史的長河中，它是人類幻想的產物，智力發展的投影，精神空虛的寄託。這種偶像，只存在於古刹廟堂、神龕佛舍之中。大地上也另有一種塑像，那就是歷代傑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科學家、文學藝術家、教育家，以及無數的志士仁人、無名英雄等等，他們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優秀代表，創造各民族文明的精英。人們之所以爲他們塑像立傳，不是爲了把他們當作偶像來頂禮膜拜，而是爲了從他們歷史足跡中尋求繼續前進的經驗、智慧與力量，作爲鼓舞後代子孫繼續推動社會前進、創造新的文明的光輝榜樣。他們同偶像之間，是毫無共同之處的。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，產生過群星燦爛般的無數風流人物，可惜我們爲他們塑像立傳，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。甚至，在動亂迭起的歷史風浪中，他們還時常被當作異端、偶像而遭到淹沒、砸爛的厄運。然而，大地上的雕像可以砸爛，書籍可以禁燬，他們的光輝形象，在人民的心中卻永存不滅；他們的名字，在歷史老人的花名冊上，也是塗抹不掉的呵！

茅盾這一現代文壇的巨星，就以他光輝的業績與多方面的貢獻，在人民的心中，在歷史老人的花名冊上，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。當這位活躍於兩次大戰前後、幾乎橫貫了20世紀的一代人師與世長辭之後，胡耀邦同志代表黨中央所作的悼詞，已經對他作出了歷史性評價，驅散了不少繚繞在他頭上的一團迷霧和陰影。他同時代的戰友，一批爲我國現代文學藝術作出卓越貢獻的著名作家，以及他的一些晚輩、學生和廣大讀者，對他的真摯懷念與評論，也從各個側面描繪出他的真實形象，親切生動地證明他已活在人們的心中。翻開案頭的《憶茅公》一書，我隨手摘引幾個例子，以立此存照。

巴金：「他是我們那一代作家的代表和榜樣。」「我始終把他當作一位老師。」

——《悼念茅盾同志》

胡愈之：「和魯迅相比，茅盾同樣是這個文化新軍的創始者和指揮者。」

——《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裡》

冰心：「茅公遺留給我們的深紅的果實，是無比碩大芬香的。」

——《悼念茅公》

丁玲：「茅盾同志始終給我們留下功高不傲、平易近人的寬厚長者的形象。」「他是名副其實的巨匠大師」。

——《悼念茅盾同志》

曹靖華：「他懇摯平易，毫不帶『作家氣』，這一點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。」

——《別夢依依懷雁冰》

曹禺：「我是在茅盾先生薰陶下的後輩。」

——《「我的心向著你們」》

陳白塵：「他是二十年代作家的朋友，三十年代以至七、八十年代之間一代又一代作家的導師！」

——《中國作家的導師》

陽翰笙：「我的良師益友——茅盾同志」

——《時過子夜燈猶明》

傅鐘：「他是我們以筆為劍的一代宗師」

——《鮮紅的黨旗覆蓋在他身上》

周而復：「……他留下的輝煌巨著和寫作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的戰鬥精神，是中國和世界文學寶庫的珍寶。」

——《在病危的時候》

姚雪垠：「我也是他的半棵桃李。」

——《一代大師，安息吧》

茹志鵲：「我從先生二千餘字的評論上站立起來，勇氣百倍。站起來的還不僅是我一個人，還有我身邊的兒女……」

——《說遲了的話》

王願堅：「茅公是一條巨大的江河。他豐富、浩瀚、源遠流長、奔騰激蕩，卻又默默地流入溝渠，灌溉著文學園地，滋潤著文學的禾苗。」「我直接受到茅公的教誨，是由一支火柴的亮光開始的。」

——《他，灌溉著……》

.....

夠了！再摘引下去，一來太占篇幅，二來也有以抄書來代替自個的回憶

的嫌疑了。不過，略舉數例，意在借這些同時代人親歷身受、發自肺腑的真實的聲音，來回答那似夢非夢的叱喝聲。

我同茅盾先生的交往，始於 1956 年，那時，他已過花甲之年，而我才度過第二十一個春秋。說句笑話，我當時的年齡，還不如《子夜》的書齡長呢！但對我這個後生小子，他並沒有拒之門外，而是以一位長者的寬厚胸懷，給予引導、指點，辨疑解難。於是，從青年時代起，我開始了同茅公的往來，前後持續了六年餘，得到了他的親切教誨與扶植，開始走進現代文學研究的大門。1963 年以後，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，加上我自身業務工作的數度轉移，我同他的聯繫中斷了。隨後而來的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狂風暴雨，又把我同剛過古稀之年的茅公的命運，扭結在一起。粉碎四人幫後不久的 1977 年初，還是乍暖還寒的時候，我才重新恢復了同茅公的交往。這時，我剛過不惑之年，而他已年逾八旬，久別重逢，我們都分外高興。雖然，在這位巨人面前，我依然顯得十分拘謹，但他的親切笑容與娓娓長談，終於逐漸驅散了我的顧慮。從此以後，我又同茅公開始了比較密切的交往，在多次書信往來和登門求教中，得到他的親切關懷與教誨、信任與支持。每次赴京，我都要去拜望他，而交道口南三條裡那座寧靜的四合院大門，也都向我敞開著。特別是 1979 年春，我受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委託，開始協助他編選《茅盾論創作》與《茅盾文藝雜論集》以後，我向他請教的機會就更多了。這時候，我同韋韜、陳小曼同志的接觸也逐漸增多了，爲了共同編好這兩本書，他們夫婦代替茅公搜集、郵寄材料，代他覆信解答我的各種問題。有時，我們也一起在茅公的臥室裡，北京醫院病房裡，當面同他商定一些有關編書的原則、體例，以至請教有關他的生活、寫作的一些細節。工作之餘，應我的要求，韋韜、小曼同志也開始向我談些有關他父親晚年的生活、健康與《回憶錄》寫作的問題，及其一家在文革中的遭遇。如果說，我同茅盾先生及其一家有了較多的直接接觸，從耳聞目睹中獲得一些對他晚年情況的感性認識的話，那應該說是始於這個時期。同他一生的活動相比，儘管我的接觸和瞭解仍屬一鱗片爪，所知有限，但無論從感情上或責任上說，我都應該如實地把它敘述出來。

孔子曰：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。」我以未立之年，就斗膽地議論起茅盾四十年的文學生涯，現轉眼已過「知天命」之年，「不惑」或者有一點，「知天命」、知茅公則還不敢說。如今，我終於著手來寫這樣一本回憶往事的書，倒真有「風雨年華憶茅公」之感！我將採取紀實的、形象

的方式，以二十五年中，我同茅盾的交往為線索，著重記述茅盾晚年的生活、寫作與心態，也談我的一些不成系統的感受、見聞、印象。爲了說清楚我與茅盾交往緣由，難免要涉及一些歷史背景式的往事，也難免要說到我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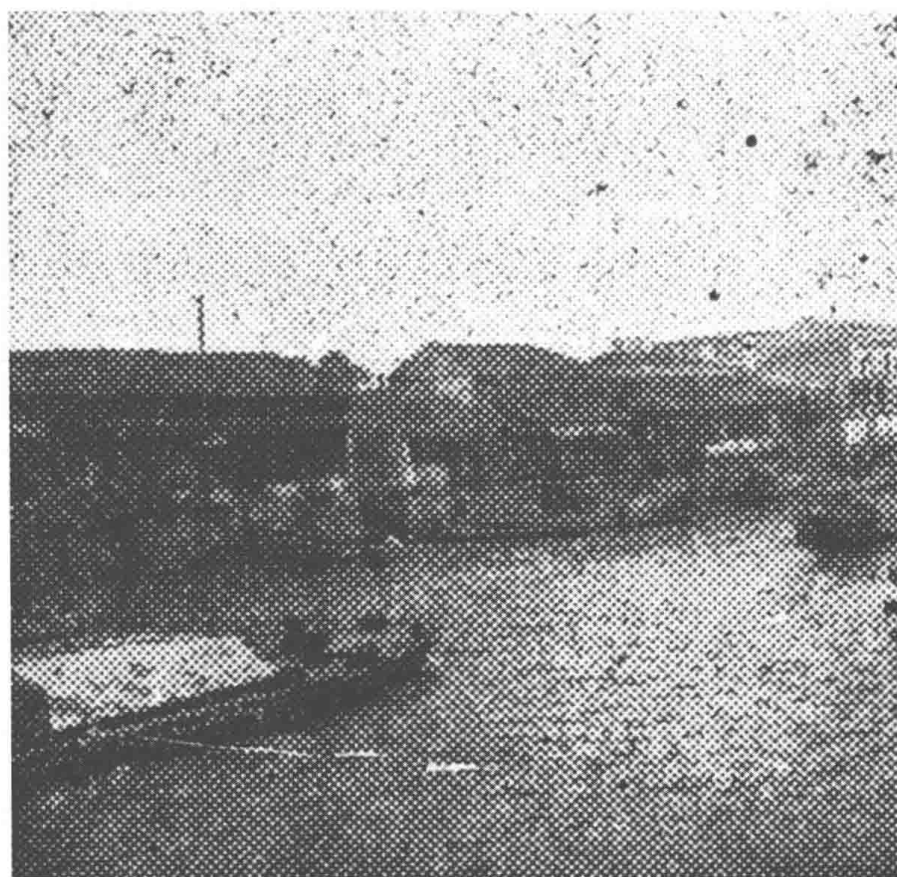
夢同現實有曲折的聯繫。然夢終歸是夢！現實終歸是現實！讓我們摔開那夢中的陰影，踏著陽光，來回憶那過去的往事吧！如果我的回憶，能從一個側面留下一點史實，對讀者瞭解我國現代文壇的一代宗師，能有一點點幫助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！



沈雁冰先生八十壽辰攝於北京交道口故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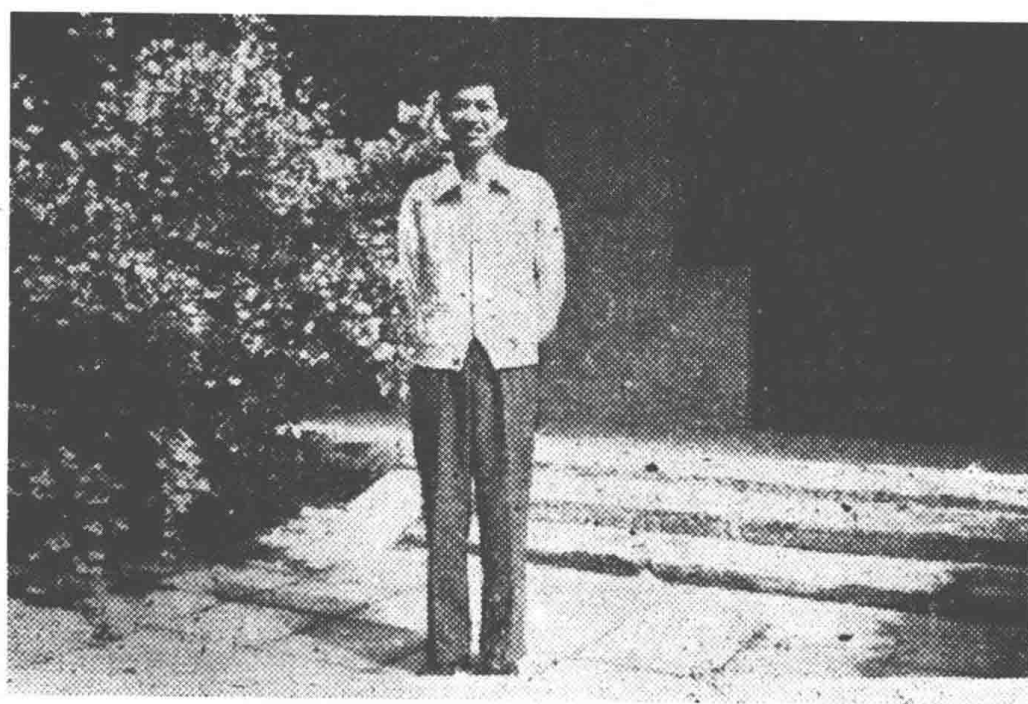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省桐鄉縣茅盾故居
右起：查國華、葉子銘、韋韜、莊鍾慶、雪燕



沈雁冰先生故鄉——浙江省桐鄉縣烏鎮景色



沈雁冰先生一家人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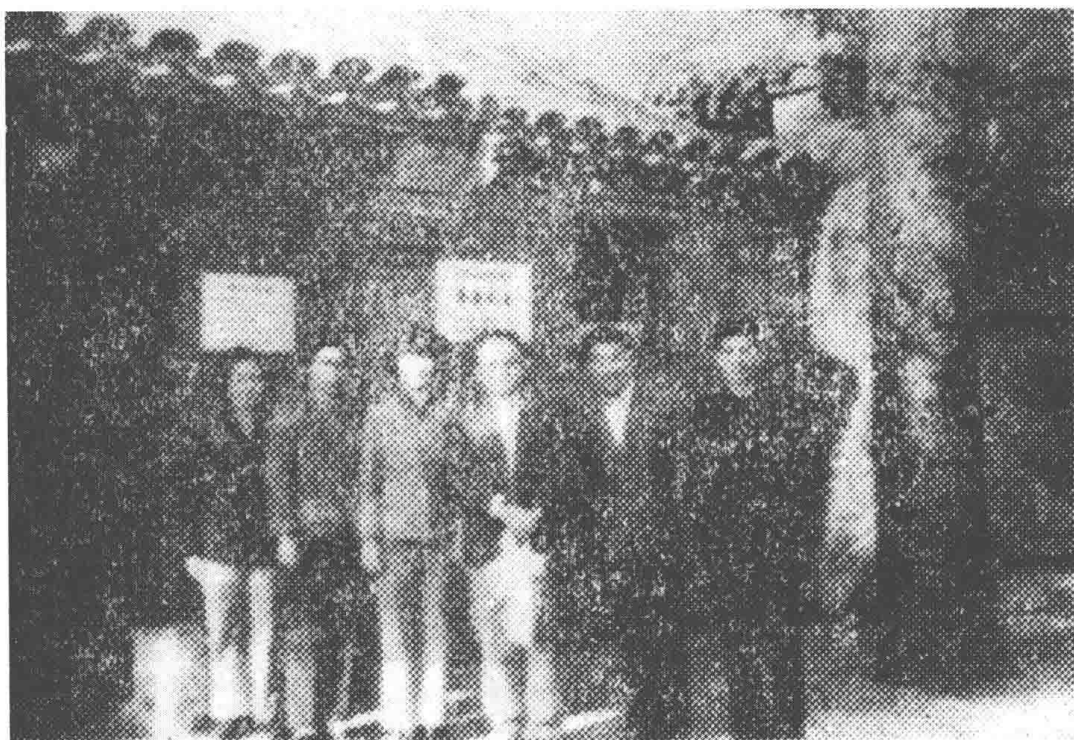


本書作者葉子銘攝於茅盾寓所書房前

旁為茅盾生前喜愛的太平花



茅盾在寓所臥室撰寫回憶錄



北京交道口茅盾故居

左起：曹淋、李岫、陳小曼、高利克、韋韜、葉子銘